

游藝塾文規

游藝彙友規卷之三

起講

起講要泰容忌逼切要冠冕忌猥瑣要切題又忌太清題從淺入
深由虛而實句句要是起語方為本色

對起戒俳散起戒嫩語對而意常連屬詞散而格甚整嚴斯合式
矣

長題有括通章大旨作起者須如副末開場畧說幾句戲文大意
不可十分道盡短題有摘緊要字眼作起者須如老隸前引霹靂
一喝行人辟易乃佳

用句用字俱要古雅精新令人讀去開口便覺不凡如畏聖人之

言許獬云

上生千百世之後而希幾千百世之前非言無由尋無非畏無由入故謂法聖人者非徒窮理亦以檢心也

一字不練無一字不雅曰言曰畏曰聖人括盡題旨穆穆文王一

節顧起元云

至善者人心明德之體也截于我則攝以意移澄于

誦詩而得文下之止焉

字字精新令人觸目

起請要自發一段議論寂寞處要尋音響淺淡處要歪神奇如畏

聖人之言蕭丁泰云

吾人心學猶自戰兢惕厲中得之蓋靡言不

畏則致性

聖人切焉心學在戰兢中便有謙論從有聲入無聲則以無畏儼有

穆文王一節李之藻云

人之一身衆善咸屬就衆善而一一求所

聖人必法

萬世止法也萬善咸脩是一意就萬善不若秉一敬又是

法又是一意又如胡來朝云

學者欲登至善之域靡不取衆聖公

矣聖人純其所為心斯能凝其所為

此彼乾乾之聖之以兢兢然二句是用意處無此二句便斬焉無

味矣徐良彥云所也徹者止法也而解止皆其所以通者也止置之

一隅不可為止此通之群動乃見其止此是獨得之見又如李元

調云以不聞于止之發于止而有所以不迷于止之先又有

于聖不迷不聞于本題不甚切而語意鏗鏘便奈咀嚼

畏聖人之言鄭以備云千聖脈脈相傳之意惟情此不悔之心此

無心憚明訓所不能操也從心說到言而以心無忌憚立說不獨

意警燕亦詞新周士顯云亦收聞見攝其秉白顯攝微君子三畏

有無之從不見不聞說到見聞是其用意搜奇處周師旦云人

之精明不昧而緣以入聖之幾也預聖緣畏入在此心默契聖真

亦見用意處

庸德之行四句王衡云

夫天下非必遠入之道始為難也苟實求

即易而即易而難便有意思劉是云

吾所謂道不遠人非務為卑

夷之中政自有難合之則彼惟無從另故跳

就平易見難合與王

意頗同而無從置力一段最醒人目周士顯云

君子中庸也止于中

道無有餘不足之分而萬諸庸人

有有餘不足之見是宜何其力焉道無有餘不足人則有之此是

大謬論莊毓慶云

天下現奇之事得其氣力所偏重心精所出

雖合為道者調之性則

借奇說庸說皆懇到是心足以王矣許

辦云

下堂而自運則澤不下堂而自周也吾王以羊易牛之心何

必乎其王

下之心乎凡會元文字只平說去而道理自徹不類小家用

何用意須奇特也堂上二字原是本文就出翻案遂成絕調商國

字云似天下之大也語王以保民而王治且自朕喪豈知忽然而

人重之中一適令其心休而無心林陽之見有忽動與王相者

不句亦渾雅意甚清徹吳亮云動處原本于心故發然而意之

而據王道者一反求而有餘語意錚錚鏗然入耳尹遂祈云在者

一世獨有心耳心者合萬形屬以一脉豈有盈虧心無盈虧自是

然得全于心者寡則剝後之靈机亦王道之端也

實理剝後靈机亦是實且造語俱奇豁醒塵目在毓慶云保民豈

心在本原之地真不真耳均此不忍在世而世端在

從來不經人道從空拈出躍然可現

起講有此格極稀隆慶戊辰許應達誨女知之乎一節墨卷同此

武茂戌穆穆文王一節陳圭云何也是即心之精粹不外索而存

人惟一心耳而更有所謂至善者

心之精粹不外索而存

武茂戌穆穆文王一節陳圭云何也是即心之精粹不外索而存

矣是即心之裁暢

一問一答自相呼應而題意了然我不欲人一

不外昏而得矣

學問萬物一體之說則人已詞新而古意透而精

抑陳圭云

之問亦或有割其藩而溢其通者詞新而古意透而精

何太謙云

其心不可不誣之我以為衡而心無不貫矣照我而并化其

我此從華嚴大鈔來

首云心証之我收云因心為衡皆獨創之語

李元調云

求簡于我之念隨有我不盡適于人之念下句用意何

等奇特龔三益云

我務忘之克者特境也忘者化境也克即化之

階而趨語于

創人所未嘗有之談開人所不敢開之口畢懋康云

化則非矣

夫人苟能見境所至即至于仁人之化境何不及焉然以虛實互

而見及之者虛也

請及之者實也虛實之不相及久矣以虛實互

論便有意見以上皆魁作也

若顧起元起講則云人已之念終存

而未化大率元之口氣

不過如此不去鐵研

小亦不去意外爭奇

只以大雅勝人耳

且夫枉尺一節曹徵庸云

世之計得失而不辨是非者皆曰吾當量于多寡之數而知其无失策也不知

至此无失之中其揣摩利害極微極工徐良彥云

人之于利也始究必至于大失者揣摩利害極微極工徐良彥云為其誘既為其

斯其不冠之于愚也

以誘字愚字立說便能動人黃克謙云貞

即操抗之靡極而嘗欲整卑之無旁顧節之振人也甚抗靡極

雖利之溺人也最捷自非極力隄防將有不可勝言者

卑無窮皆不經人道語而抑揚闔關出聚可觀韓國藩云

利而辨之莫若就利與不利而辨之蓋義利之問雖破而可莫若

失之數易知彼智盡能索而獲利無幾將自知其不可為耳莫若

一轉甚得孟子本意而難破易知之說尤為明徹溫體仁云貪夫

之念與烈士殉道之念其心各无厭也故有斤斤自守終

講最要入題撒脫用非招不往二句方叫得且夫二字醒入題方

便捷

卷之四

四

乙未仁者其言也詔全湯賓尹云

為仁者為之心而已心之存亡

有故言而滑

筆力遒勁且句句是題中正脉開口二句說盡題意

下三句從心說到言上無絲毫走作大率會元起講多從正龍正

脉落到穴中並無躲閃歆側前此而壬辰知及之全吳默起講云

學者不忠識見之未融而患體驗之未至善體驗者出身加民其精神無所不貫故稱全德焉識見說知及體驗

說仁守出身說莊加民說禮無一毫滲漏丙戌名之必一節袁宗

道云

君人者自謂名由我定將無顧天下之議其後而言之弗

未吾之于人全李廷機云

君子所以雅制天下之人者操有是

亦未嘗以天下之心

庚辰如有王者一節蕭良有云

世之論治也靡不稱王者矣而不

遠而其所以致此者皆句句切題並不走作此會元家數也論者

多疑戊辰會試田一僞由誨女知之一節甲戌孫鑑學如不及二

句小講以為庸淺然田云君子之孝其先于致知而孫云學也何

為也哉未其及也求其得也皆從正龍正脉說下何嘗有一字不切題是故作

文者寧質無華寧平無偽

元作專貴切題自題以下要精采動人須說人所不說的道理方

能醒自如乙未李中玄首題云仁者非必何言亦非必無言要以

之口而觸應可以見本來

者則所為攝持者要也唐禧云使仁人之心也心無可操之而此題正要無言而李則云非

必無信正要操之使斂而唐則云無可操之而使斂所謂反信似

正也課虛無而責有扣寂寞而求音從古作文之法如此

起講是入門第一出此處能動人則閱者便知珍重矣如蔡復

云仁道大矣其宗在心而言從出為故又如孫慎行云

修言哉心者非以言操心也而常以言難夫惟以當事張迎云

之心為謀事之心斯修詞常密而瞭度不乘矣又德日漸入

靜也言為心聲其動搖也動胡汝政云豈無仁德日漸入

下事而仁者起于易視也天林機云非蕩而靡檢之心太上

其次操而劉元珍云于人心源而明餒于疑議者此正養德之

存之耳王庭鳳云語相宣洩江起鵬云吾人有在跡即有

真宰性不失其所為真宰者而淺其應騁皆洪都云多分言

真此善論仁者不得波心與言而二之也洪都云多分言

而防之口斯其翕張俱在外也錢中選云持即仁體著現

而防之口斯其翕張俱在外也錢中選云持即仁體著現

不肉凝脾外洩為徐如珂云謂仁者要歸一心而止心有凝聚者仁者保其心是矣徐如珂云謂仁者要歸一心而止心有凝聚者仁者保其心是矣徐如珂云謂仁者要歸一心而止心有凝聚者
平凝聚者而後一即之仁可見全休焉同一題目而各自立意皆爛然可觀矣得此

透則答第如拾芥矣

小講是一篇之首其起頭一二句又是小講之首尤不宜草草如

顧克俊云自談仁者歸重本原而云云只此一句便有識見便能

動人黃志清云仁精心而非浮氣亦只此一句便覺入理李光祖

云實人心以內歛而只此二句卓然不羣饒景暉云言謂之孝為

認為劉一壚云吾人微身心貫言謝廷諒云仁中必故忌外開口

讀去便覺不凡不待觀其全篇而王石已分矣

國有道不變三句湯賓尹云足移人之最難持者寧無習俗之異同

而一顯一晦之交皆是的確議

論路日升云

天下有境變有心變境變者身世窮通之迹心變者天理斷續之関

句句出奇真是魁

作今後學之者只當師其意不可襲其詞襲則腐而可厭矣所謂

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也第二名賴克俊起磊磊有古氣

但操之二句似贅第四名周應明起句甚有理但不該又對二句

摠是一意而排衍重複文之大忌今稍更之云

用者常不若退其

者之為真故常恒居時類固旁守拙一旦連時遣

如制心願心制之于元欲之境易制之千可欲之境難士有生平

持節較然而卒敗機于逢世者強不足以貞遇而思生于多歡也

周應秋云性際泰卑可幸也亦可危也故乘之而大展其葉維榮

云士人所慮不在不遇時而在變于時蓋時與則隱約之意多而飲華就實現以為舉時伸則朴素之裏易而利方成國見以

通鑑尚質云則塞為岑拙其通地則塞為經濟也李長庚云強者貴
以一即表見惟試之強不依自止之際而不孫慎行云國之貴
可置之強無以自見之時而不易則其強乃真
以我振世不以世易我而即柴凡名高惟朱之藩云即以之觀持
為波靡于諸俗者其操固盡槩而俞惟京云明時之所重士與
吟激于意氣者其究亦易餒也
惟是家術而廷獻耳一人而叢淡殊遭則其修泰易開一身周維
而今昔異態則其紛華易嬗靡人乎多弱植而鮮特操矣
京云世運之相推其變在天下紛華之易蕩其變在吾林應翔云
旁通有兩途君子抱一而處之故履變者遇陸彥損云治平隆遇
不變者心雖與世相移而其操脩素定也
此左君子見強之日也而要之強不独林機云爛焉此无他秉心
匡時必先勵已吾才不變塞者徵焉
之塞耳是塞乃靈明之真休胡璣云世道由塞而之通則聲華易
通顯晦不勝者而置易言我胡璣云世道人心因通而交塞則真性
乃滿此其失之不在寒素而在劉尚朴云既遇則重操持誠恐榮
貞失交亦漁于有莠在難焉

遇之途不狹能改易人之洪都云士君子一涉順境亦無得見節故乘時而
身亦能變易人之心也
發泰者不知貴展布其經樊玉衡云不家脩廷懷之士世罔不惜之
綸而尤貴堅持其雅操也
變之順而今所為壞者費兆元云不君子之未遇也其意氣鬱積而
原非實能修之心也
寒時即是塞也固君子所恃以朱應奎云塞時不決塞道而不溢此非
真與而亦天下所操以觀強者徐如珂云之強者自勝其私之謂也人心
莫心未改道喪其塞則初徐如珂云之強者自勝其私之謂也人心
心必失而疏談俱非矣
生于紛華或脫者什九故仕進最錢中選云士人扶植字面必值
能移人惟其不自勝也非強也輒改其常度於以上諸講有重塞
見平居知如修一旦勢利薰心輒改其常度於以上諸講有重塞
是謂出穴多奇行當官特操也非通論矣
字講者有重變字講者有重有道講者有重強字講者千蹊萬徑
各有有條而詞氣鏗鏘意見精邃皆能見重主司汝盡舉而熟玩
之則下筆沛然無碍矣

好善優于天下湯賓尹云君子之為世用也有所用于天下而
已也世豈無強智多聞之士卓然各挾其一大焉者矣無濟調與意俱出
于治者哉乃吾所語好善則其與莫有大焉者矣治者之為能
人一箕駱日升云執政之體與司馬司刑司獄司之為能
與之優者在亦自楚之真魁作也蔡復一云為政者非惟樂善為之
天下者役已出而已為之量為才府我立而人李光祖云不越徑
才為之故古之相天下者必其容乎天下者也
寸而能包六合弘理化理者其惟善乎扶之以自多則難林欲棟云
一身好之以自廣則易天下是以為政者先其多則難
有一官之用有天下之用論其並包天下者其能張嗣誠云宰天下
效一官者也天下之用論其並包天下者其能張嗣誠云宰天下
則不足用人則足蓋自用者以才智役人有周應秋云才為才者
旁之術也用人者以誠心布公無方之益也
不以才為才長于辦一事短于制萬有以才為才者諸起用意
也自計則不足為天下計則有餘必不以才為才者諸起用意
皆同而各自馳騁各成議論如春蠶作蠶同一絲緒而見物各自

成形張汝霖云

相天下者不恃己之善蓋天下也而恃天下之人

至明沈道原云

為政者有其長不如能自下無其句一皆是格言王惟儉

云

宰相與人主共理天下者也人主不能成其用之功劉元珩云

而貴之相臣相臣亦不能此自願善在人心獨持之則不足燕

諸起各自立意皆斐然動人

壬辰知及之全自會元外小講無甚佳者高克正云

君子之孝介

也非外吾身以為天下也故陸之身其德乃意高詞古厲昌謨云

真修之天下其德乃全甚不可分為兩途也

吾儒之孝不能涵養與心而治身而治

世則心之實際在焉攝之仁所貫也

憲章文武會元小講一氣說下又是一格陳懿典初刻云

上有聖

天下而立法下有素王則後天下而守法立法者制不滑喻守法

有道不能周后刺云先王制法後人守之然制既遠而易誣守固

習而成玩其中非有大聖人爲之修明固不能無陵夷衰微也

後改勝前

合已從人二句范應賓云

天下之善合之則大分之則小執形骸

能取而解之善

議論頗微楊廷筠云

既以有已固知有一善而分收

也善取人之有以益已

意見亦能動人汪鳴鑒云

人一善而己衆

後聖人觀于此

係舊語項德禎執其兩端二句曾用之云天以一

中分萬善愚者判于已分之後聖者執于未分之先雖是陳言著

題則不妨相襲也

已丑畜馬乘一節曾元純矣登其昌云

人君操平治之權豈無利

貨財聚散之關者此非惟不仁也

說到不利題意始完朱鳳翔云

而此無怪其非之心此是的确議論周家棟云良臣不操奇贏以
傷士氣無大議論而詞氣鏗鏘筆力不弱

出門如見大賓四句陶望齡云人惟一念不可令一日不在我又

與天下相操持而以我此起字字用意神光陸離劉曰寧云吾心

其用則萬物咸倫焦竑云人之為仁非於心有所益此皆見理之

言

聖人之行不同二鄧陶望齡云見世俗自好之士猶然熊以一部表

焉則以論繫身于常人易論繫身二句極中竅劉曰寧云士君子

以聖人為度順聖人自信以心而天殊有姿態周兆聖云聖人之

下之信聖人亦惟心迹非仍拘也意高而詞古

必先論於身故不局于一定之途亦不持于兩

其變化不膠連止有順為足述焉

意高而詞古

丙戌執其兩端二句羅大紘云

凡之作或于民何辨聖凡故應先愚婦之所嫌知而辨聖者非聖人

之所不棄也此

其道在兩端矣句句着力薛三才云聖人之智同未嘗自恃其德

衆善所以成其大也而亦自大雅小講有從前說來而議論出于

題目之外者如癸未吾之于人全俞士章云

太古之世有操行而

起乎不羈已而有是非

亦本文只說三代渠却說太古是超前起

法有從後說來而竟反題以起者如嚴貞度此題云

古之待民也

民也常私自私心起直道微而毀者衆者爭以

其說行天下矣欲盡以古一民也今又一民也題說三代直道渠

說今日常私分明與題相反此是從後說起而其妙處全在古一

民也二句喚得通章大旨醒

修身則道立一節此題小講最難說到教驗全無佳思李廷機云

九經之事可以為天下國家法程至明也而卒莫如此說方見效
之行者謂用曰行之而未必效耶臣試以效言之如陳良軸云
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最不可有
隨焉與和治說當自考尤有識見
者所必考也

小講貴直截倘題有微意亦貴曲折以盡之如孔子有見行可三

句鄒德溥云

聖人之為天下甚殷而其待天下甚恕故嘗委曲以
與通之行即或道之未何行而亦時裁焉其宛卒歸

于道若孔何等曲折蓋婉而有法者也孟養浩云
聖人為道之心
子可親已何等曲折蓋婉而有法者也孟養浩云
聖人為道之心
所托疑於非道而為道之
意亦有諸而寓十其中者此覺簡直而意亦甚明

庚辰如有王者一節李同芳重仁字故云

人君以一人撫天下必
通天下為一身故聖治

則甚速也

通天下為一身句說仁字曾維綸重王字故云

聖神

世也其能通一天下之謂王能化成天下
之謂王其道甚大而其為仁甚速也

磊磊有古氣魏允中王與

仁並重故云

其天為天下而生王者則王必合天下而成焉沈

重必世字故云

必有君將計萬世之治而不能操無勞之心則其化

功乎歟錢槓起云

我周自文武以來代非一王數更幾世故最

尊周本旨必如此說然後此題可出

丁酉順天古之學者為已謝廷讚云

論學外馳則我為妄心以我心

內飲則我為真性然不可不

言言入理舜之居深山一節徐光啓

云心與心合善與善同使之天下本無間隔者也自知識之用起

矣謝廷讚云

虛明洞徹本人心自章之真領精以外洩而精神邵

士斗云

人生之善熾之則我希在念散之則耳目為迹故圓于居

者皆有理趣

應天居敬而行簡一節頤起元云

不擾天下者不擾天下者不擾天下者

下者也蓋清夷之治類于因循休息

精新雅練便可作元頤大章

之風發于幾一臨民者宜有辨焉

精新雅練便可作元頤大章

云帝王之治誰不先便民哉頤便民無如省事省

瞿汝說云天下

主之所操也而人主亦藉天下以自操故清淨無為之

何南金云

世有萬事而無兩心自無裁然至一無兩居則固未易言耳

李蔚云

仲雍云蓋心辨其術而世未有不得其理者

李蔚云

意見皆為利器

言而民莫不信此等題目本粗最難發理頤起元云

人主之乎天

下之乎人主亦以心願言出于聖心則為心

吳應試云

盡廢而持其感孚之神有不在
范鳳翼云人主無不涉之立則大
言者口者一人而傾耳者千萬人
吾出言者一而聽者非小也
言者又有千萬心此其間固無貴乎
迹相象文相肩也劉仲斗云
人君顯治天下無如言矣夫言出于
君而天下屬耳周玄昭云王
馬故必民無遠令而後其言尊此
非可求之民也
患德未成耳不忠民未孚也故皆
與內蓄能令神馳者如世俗題
皆能翻意見奇輝然可掬

故苟得其養一節願起元云良心在
混沌之初何畏何消無俟養

以人心造焉而養此是正當議論
李蔚云其道以一氣而銷長之用

之謂失也大矣
名曰物物即氣之所聚也氣水稟能
是生其植為木其靈為物張師繹

振氣既素遂有生成一蹕符培養力
則養焉故各說一意均非凡品

云君子不能保未馴之全則養道急
焉故各說一意均非凡品

呂克孝居敬一節則理厚之氣傷而
太驟則損明之休亦謂今之

為商而失焉者耳亦自切題汪文溪云臨民出治心可以無事
若宰事之源以之提綱挈領而省庶務則清寧之丁天毓云能以
福也以此解網絕紐而流火休則備之弊也
無事息天下而不田大成云人主之臨民也不難于與何南金
能以無心宰天下之理亂焉故天下本無事也君不可先以一
云君一有事之心天下之理亂焉故天下本無事也君不可先以一
上皆警策可誦陳萬善云綸治者貴去太極然典太瑣屑均非
推則心李九我批云以太字立說甚奇吳世翔言而民莫不信云
言以通衆志亦以起衆疑使上有音旨而民輒相背而不信安
所與順治哉顧立官有根從令為未惟至聖之時出者稱焉
琦名云人主所為顯示天下者則有言矣願上行令下行意令則
愚又安能強其何其枝荷得其養一節云心一也而有真心有
孚于既言之後何其枝荷得其養一節云心一也而有真心有
臧矣故取無涯涘失靡周舉人云非其本來而失其本而失其
要之培非為要請也

其固有其子陳樂人云天下之物不離於長兩端固來有不長不
是而重漆也其而無者以上後檢滑之亦英英可愛

小講有連下入文者如謝廷讚故君子以人治人二句云斯道在

形神精粗之間人或精言性命而粗言形器者則是教乃強世之

道之體自也離令之知物我之生同原道妙即遠道之人而近

治易為而尚簡也謂煩瑣之盡其本為庶故大簡以意煩亦以振

乃有運而行之者居與行乃文中正提者從小講一氣說下便無

痕迹丁天毓言而民莫不信云則以民之相信也然喻則以意顯出

其指而令人不可測則民乘是而駭疑且駭難以語信矣疑與

駭乃是反提亦從小講一氣說下兼重時字得旨

浙江丘也聞有國二節張應完云善治者必為國家計長久良又

事外舍名分而詰戎兵為計左矣夫楊守觀云自古帝王欲取錄

亦貧寡是悲而圖遠人以自益乎不得元魁二首皆可謂

先驅除而後德化誠重在此不在彼也元魁二首皆可謂

江西素隱行怪二節夏師夔云瑞說而不狂即一冰猶以為非吾

道前而可久即終身不見其足自世有奸與者而道亦病矣陳大綬云

失中道至于今而愈裂矣非以為不為者失之而以為者二作皆可

徐來泰大孝終身慕父母云凡物有盡惟父母樹養之恩無盡凡

久暫哉亦自有理

福建忠恕達道不遠洪承還云道非玄冥之物見心體斯見道休

可證道焉因說理之詞令人易識

湖廣擇可勞四句熊廷弼云

天子為政有以其心用天下而不踰

下吾何以知勞不怨而欲不貪哉

第二名劉芳節云

政有以自其心而不踰其名而不踰其美者人主

知焉之而反以德私之而反以公顧實心實政謂何耳

熊起古而徙劉起腹而新有事君人者二節周命云

上臣事君以

其心以事君弟有事之真心起其說而濟之亦新

甲午順天子貢問師全陳敬云

道止于中焉者抑焉平者疲焉道

通相之愈分也而直執題隨善必先失二句云誠之道聖人有後

而將然未然之頃天之權不自用而為人用說理甚精詞亦老

練

應天贈仲之器全文多散逸馬開之擬程云

器才與器兩大者年

保是也下此則才有餘器以才字較器管仲之伎倆窮矣龔三益

不足矣夫子有思焉云後人終身豈立惟是器識焉基自古希臣王佐不以功高而生

網常名不論鄉會元作大率多平留此為式且會文切理詞亦鏗

鏘非苟作者朱應熊惡倭二句云是心術之裂也則言為之附而以

即顯而棄之矣說辨而不巧干机即立而折之矣斯亦何足惡者

獲言之當也換蒙則盈庭可拍協信則古今不朽而富之囊也假

兼而推衡若合道信而金石可亦以小講連提頭做而詞理俱微

實千是乎有所謂倭與利口者

作文用子書古語令人不覺乃佳如江西子貢方人一節饒汝樞

云學者與其奮彼而非此也不若各歸而証之修詰豈謂其達現

跡哉其寓功以為已其暇以及人月功固自有序也

譽彼非此是莊子完句用得妥當若出自胸臆所以為妙樂天者

保天下二節饒云古之入有欲必其國王若矣有欲以其國強者

是得天則享乎國未有不亦落落有古氣首二句從國策來方夏

得乎天而長保此位者也二句從漢文來皆能舉括成章時文雖小技句法字法須當均有

源流故貴多讀書

福建人之生也直一節黃起云造化陶鈞吾人詭誕以現然之身

生完理說理入微能醒人目

有摘題中緊要字作起者須要古鍊爽剀如福建有所不足二句

王畿云道寓諸庸明在各足人惟忽其庸也或以易足而

只就題中足字翻出而挑剔極明辛丑會試則皆就庸字翻弄又

此文之波流也

湖廣衣錦尚綢二句官應震云李者中無所得則文采不足乃或

用其不足而稍綴飾之則文雖爛

為我而說非內歛之精此題不說不欲文乃欲其開然而自文
神也我常誦詩而有詩乃此題不說不欲文乃欲其開然而自文
從中無所洋說起最洋題古

廣東其知可及二句何荆王云人臣在國者太平則儲蓄為資流
計雖難則有在此不在彼者羅弘諤云非其人仁矣顧智計
變故國亦何難若人思此題不是貴其愚濟變須看如此說

二起詞皆可采故錄之

廣東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至末何荆王云人君之行事豈有常操

借色者以慾招尤而仁賢之主反梁思耿云王若非自為家也合

家故海內一榮一弊皆動王若一情一欲亦一貪一怒一

前起商確後起雄暢皆能說理神采煥然

辛卯應天君子成人之美一卽汪鳴鶴云

君子有餘美小人有餘

才一念之相反而動則

風調自是不凡事前

則不困張君卿云

君

理而豫定於其心何者理固在事先也

語語刺心合人擊

小講貴說意亦貴鍊詞如福建居則曰四節李仲光云

君子立志

用耳預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有用

大憲亦平末二語

期為知己

雅鍊便充可觀

湖廣國君進賢三節鄧士亮云

人君率制國家元老之臣不居外

舍相用詞氣嚴整自是作家

福建滄浪之水二節王邦俊云

國家興亡之故衆人見其形聖人

理者屬之人事故誠有憂危之意豈必卿士

以虛形實獨勝諸

滿大夫廉歲即一巡言亦當世得失之鏡也

補則休然易蒙摠攬之柄不徒中

凡其理見其形者屬之天運見其

補則休然易蒙摠攬之柄不徒中

凡其理見其形者屬之天運見其

補則休然易蒙摠攬之柄不徒中

凡其理見其形者屬之天運見其

補則休然易蒙摠攬之柄不徒中

凡其理見其形者屬之天運見其

魁

戊子順天季文子三思一節黃葵陽改程云

古今得失之故皆起

也以沉荒亦以果斷其句句切題王蒙亨云人心之有思也理而

失也以輕發亦以過訖其句句切題王蒙亨云人心之有思也理而

善用其思則思常微于理之中以無主亦朗然可誦

應天如有棹施二節周應秋云

天下至大者惟仁至約者亦惟仁

而有餘者則心與勢殊

亦切題無一閒字君子之道淡合下四節

云至聖之德未有不自然誠之心入之者自人以外馳之秋

包孕

章旨詳盡明徹吾為此懼聞先聖一節云

世道所以不墜者恃有

既使後聖未起而有異端肆害乎其間有

先聖後聖只就題中

指出便成宏論

浙江夫人不言二句蔡應龍云

經國有評誤時為大故為于不可為之

日則利雖是常調却係名言故凡同類者一節朱國禎云健聖人者何也婦為忽其同而自流于異臨焉執其異而併此二起皆作

程皆有理趣

應天伐柯伐柯二節此題最難聯絡劉純仁云人道无一目不具于

之道固在也下情括盡題旨

有懋空玄說竟作問難而起者如乙酉浙江夫婦之愚十句袁茂

英云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也夫其費也必幾化而始顯神聖而

偶有輕虛活潑筆端如畫

南京大戒于國十句李大武云

古忠良之臣留心民事者誰不動

而與竹之則其事多湮滅而弗彰吾不意今人作文多苦思極煩以求工而此數語只憑習流出筆端可愛故有意求工者類無嘉調而無意吐出者常有至奇學者所當深辨也

福建見善如不及全立憲周云

古今人豈甚相遠哉而以其所見驗之兩間或有所缺憾而遇之或

有慨然想見其為人而無從焉奇宕之極琢削俱融孔子嘗為古者所以有思思也而今如何哉

王人詔係以養廉君子強事而後食故仕者為道非為道也

委二節黃葵陽擬程云

王人詔係以養廉君子強事而後食故仕者為道非為道也

最得題旨

壬午湖廣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徐成楚云

庶人君所與共天下者

孤于上則天下之公論各伸于下故世之說開口二句便是確論

未必出于李士大夫之口也唐人之說有不屑屑摹題而徑以大議論發起者如陝西述而不作一節程

云天地之文章成於聖人之制作皇全不說述信而徑從制作

發揮無一句不是起語

已外浙江賢者在位二節胡琳云有國家者不為人畏則為人侮

牛耳仁不仁摘題中畏字侮字糊成佳境周應秋吾為此懼用先

聖後聖從此處得來

三卷終

卷三

七

舉業定衡卷之四

趙田逸爰了凡袁黃坤儀甫著

男袁天啓若愚甫

姪孫袁上鯤南之甫

袁祚熙載之甫全校

書林梓

正講

應舉子業須以墨卷為定衡而每科會元其文經十八房閱過主
試又翰林大老所取必正大可式士人不察往往以和平為謏陋
以雅澹為無奇不自知其識見之偶偏而反憾主司取評之無當

由是終身咕嗶取途愈遠老死場屋而不見收宜矣如今科會元
許獮首篇是一句題誠難煉格初看似只平一及徧閱十八魁然
後知其格局平正體裁冠冕詞氣森容理趣典暢率無加于許公
也本章原說三畏起云君子畏天命矣畏大人矣至若云提此
二句不必說三字而三畏景象儼然在目提矣云聖人視聽明威
未必如上帝之有赫而天命之性與修道之教原無精粗規為制
作不盡若大人之遭逢而見之實事與寄之空言亦無顯晦根上
文說來提掇甚明而語亦推練如白雲起于岫中不離峯岫之狀
而曲折有情幽思自遠接下用君子曰三字格便出奇先作二比
云聖人雖以他矣而其緒言未終則千古曠而如新時聖言亦先
許公耳而其簡義亦旁則終身由而不倦

不說畏而但描寫可畏之意最玲瓏最縝藉文字湏徙虛入實如
瞿皐湖詩經此有不獲釋四句墨卷起處不透講豈享之慶而虛
虛根王澤天雨說采景春容可玩此題若將畏聖言一句道盡便
靳然無味矣先說緒言未絕其意猶淺後說精義無窮則當畏之
旨弥深先說千古如新此只說聖言常在後說終身由而不尽則
愈切而愈見其可畏矣但初出本云聖人往矣後對云即聖言在
無奇耳長句對短句參差不齊甚有古意後校本云聖人雖既往
矣物牽排刻友父老成實謂云喻聖人言
聖人言善言惡已者指肺腑而言示

摹寫畏字愈深愈切直逼真境如良工織錦綾、合輒次云

以文章見

性道不畏則入理不深故必淫心務慮惟其成直而後可以對至

人之言則君子所為心常欽而常懼也以物體為道字不畏則折

而不固故必周視折矩挫其齋莊而後可以休聖人之言則君子

所為愈常止而常定也

前二比已將畏字講盡此處更難下手須再進一步如妙舞霓裳

前曲已寫盡深情而後曲餘音嘹亮愈出愈奇使人聽來覺少不

得方好今前說烏得不畏此又從畏字中更深求其用力處曰澄

心滌慮則不徒畏乎其言而直欲檢吾之心曰周視折矩則不特

心畏其言而直欲身與之合又從不畏說起則文有開合而與上

意不重後從君子常懼常定收拾則文有歸束而体裁甚雅又先

設以文章見性道是洗未見本後說以恂慄為道卒是攝本歸未

說文章則曰入理深說恂慄則曰執德固說入理深則曰對聖人
之言說執德固則曰体聖人之言說對聖人之言則曰常欽常懼
說体聖人之言則曰常止常定脉絡相承針線極細但初出本云
動而觀靜而玩何時不被歷然苟非茫神凝慮極其齋以莊焉不
能忘披歷也吾生平所學何學而可使幾微之或玩乎擬而言訖
而動何時不質証然苟非周規折矩極其符以合焉不能忘質証
也吾日用所事何事而可使毫髮之或爽乎此二比與今所改定
迥然不同若論文氣則前本以動而觀靜而玩接上烏渴不畏甚
渾融合縫其詞亦流麗可喜如白云自沅山泉冷然後本更作起
端稍有痕跡繁人飾工頗累天巧若論意趣則初卷不如改卷多

矣今只從改卷為定繳云蓋聖人為棄世而有言則其言不得不
凜故既以微詞動之復以危詞惕之而譚此固非龜鑑君子欲因
言以見聖則其意不消不浚故既以實心体之又以虛心承之而
日夕罔非冰兢此繳極的確極平正無一字不切題意而咳唾珠
璣到處錦爛未云此一畏也即天命大人不悚息于此矣然非知
言君子孰能有此畏乎如此起如束育末相涵極有法度

王辰王首篇云是會元文字不可槩以魁作視之其詞何苛雅正
其氣何苛春容說理入微而不犯艰深之態用意周匝而絕無斧
鑿之痕起云是聖言也是聖人以其戒惧之精神默攝夫後世之
精神者也而惟真知戒惧者能默迎之是聖人以其性道之文意

顯洩于裁

之文章者也而惟真知性道者能顯証之洩聖人機

機說到君子身上又泯默說到顯字、有意光華若朝霞芬香入
九咽先二比云故君子見其言因見其所以言者為則人之散言
也重見其言又見其所以見者為則言之束心也澈虛而不實淡
而不味次云大而陳謨矢烈皆天載散見之文雖欲不齊心以事
不可得也則屋漏兢兢之念所為質之而加親考之而愈密者也
小而受響傳聲皆天則範圍之主雖欲不洗心以承不可得也則
平居翼翼之衷所為觸之而皆真警之而皆亮者也以大小分對
微亮有迹然陳謨矢烈對受響傳聲用字清新不落陳境至質之
加親攷之愈密詩句說得入細先賢而後攷先儒而後警一步深

一法儼如身履其事而親作工夫者後二比云有形之鑒戒與無形之頌譏兩相檢持則敬怠無互乘之隙即言防閑之力倦而欲偷而一念及于素所仰承者誰人之典刑有不悚然虔惕者非情矣不弛之心精與不易之名理兩相締結則神明無離合之時即吾浮游之氣溢而欲騁而一念及于素所步趨者誰人之彛訓有不凜然欽束者非情矣講畏字親切不動聲色而烜々精研直偃真境誠敦彛舊物人倫冠冕也繳云蓋稟聖人為律度而隨以律度定糾繩則更不假徵色發聲而刪述之緒詞動成惧府奉聖言為羨牆而隨以羨牆寓斧鉞則更不待人非鬼責而佔俾之末季舉成戒端以緒詞成惧府以求季成戒端講得極妙蓋君子本心

全在學聖人故于不足畏處成可畏斯為妙境又其詞亦雅餘
燁々動人近時淺學專不肯用字眼如律度糾繩羹牆斧鉞刪述
佔俾俱府戒端等皆欲刪去而自撰一種清虛之語以為高正如
雅駒臨風驕嘶自賞而去驟未閑轡勒俱廢又如寒鴉數點流水
孤材非不清楚然景物蕭條逼脫意尽雖味小儒之目終虧大雅
之軌吾兒頃熟讀斯文庶不終迷耳收云是君子所為惜李問收
放心以誦讀友千古而畏天俞畏大人之實際也敢以空言視之
哉李問收放心誦讀友千古論理則是真道理論文則是大言論
今年會試所取之文皆雅馴皆和平皆典聖故十八魁中往往皆
有元氣第三名商國祚起云聖人以百世不磨之謨訓揭于天地

使後人顯有所制而罔敢屑越者不可謂非言也而以此生不往之精神托在言詮使後人潛有所通而不至愆忘者又未始不以言也此起極佳以麗藻托新聲以深思發真境舒錦瀉珠瑩然可賞首作二小比以體驗對契合以一念對四顧以先哲對往訓字字不合掌極純粹可愛雖微涉塵境終是作家實講云帝典王謨言皆芳範而君子常以心自証其無慚衾影可上對聖人者幾何心期事、可言而後自懽則典謨在側不啻有指視我者而烏得無畏也左圖右史動有成憲而君子時以心相質則生平誦讀可相對隱微者又幾何必期在、無憾而後即安則圖史在傍儼若有檢束我者而烏得無畏也首二句說典謨為芳範是可畏之源

次三句是當畏之故必期事、可言一句是畏之實用力如末三句收入畏之實境此起承轉合之章法也又先說以心自証是不求之聖人而求之吾心後說以心相質是以已與聖人兩相質証極有次第極有針線後收云蓋於穆之機緘不可以意尋而聖人憲天以立言則聖謨之昭察即屬屋漏之鬼神曷敢不以若監若臨者祇承乎聖訓有道之儀刑未得于目遇而聖人修道以為教則聖言之垂範已屬吾心之師保曷敢不以六步六趨者恪守乎前謨從天會大人說來會元用此于起處商公用此于繳處格異而法同也未又繳云此非君子有所強持也此句不對所聖人之可言即吾人之可行夫惟以心會聖人之言而觸處皆箴銘聖人

以有言之言寓不言之言夫惟以言會聖人之心而隨念為法戒
尋題外之意說現前之景詞有尽而味無窮第四名潘汝楨單提
聖言即以聰明意識尋吾測響反起此是独創之格與衆人迥然
不同公可作元其玄超二比公間離虛融綽有法度開講云言有
直指性天者則神化之撰原非窮冥敢以空寂置之惟是從虛湛
之宇隨言叅合則聖人所為窮神達化之論正顯示我以生身立
命之橐籥而轉會昭轉蒼符合之為難也即片言必惕矣言有昭
揭倫常者則日用之旨本自親切敢以淺近置之惟是從實踐之
隨言印證則聖人所為道德仁義之論正明示我以歸報復命之
真源而愈體驗愈蒼滲漏之多端也雖緒言必欽矣剖精抉竒沈

著痛快語意高而不平露魁本色矣生身立命與婦根渡命等語
魁語非元語也繳云是以內觀于身稍與言造即加內省與動言
合又俱外襲固其抑畏之深心也外觀于天下則邪淫之說不使
加于其上中正之旨不使稍晦其真又其碩畏之實力也不離特
調發其真理如韓信驅市人而戰不必衣裝鮮爛而布棍白挺足
以擒魏破趙第五名吳亮講云其後聖人之世而載籍可稽則勤
儉戒于當年而善敗昭如著龜業以口誦之心惟之而若保若臨
敢弗畏欤想其素所兢兢必有潛攝其流覽者而誦讀猶粗已更
一步便覺其游聖人之門而答問有款則指迷途于頃刻而法戒
凜若準繩業已面命之耳提之而是訓是行敢不畏欤想其中之

慙々必有默操其矜式者而晉傳犹述已人多認聖人之言為書
本上說話吳公如此做然後收拾得完蓋耳提面命較誦詩讀書
其對聖尤切其可畏犹其次二比接云彼誠知聖人之言質言也
質則天下人文章必不離于實君子惟以實心為體驗而見聖弥
切或究指歸于糟粕之中坡又知聖人之言庸言也庸則百家之
奇說終不勝其平君子惟以平心為闡繹而衛聖極嚴或開邪說
于榛莠之後第四名起云是至言也此微言也俚自破的但至言
微言人所常見故只平々讀過此用質言二字甚新透亮觸目又
其以文不離實接質字以奇不勝平接庸字襯貼有情發揮明透
如明月在窓梅花相映風骨愈清情色俱勝可式結云夫立德本

于立言則堯世開人惟聖為大知言達于知命則修道設教即聖
是天精至之語止自媽然說天而不及大人亦是本題正意第六
名劉是通篇以天作主而虛字腐句淘洗淨尽於尋常蹊徑之外
別作一番說話而其詞又甚雅馴若無前五名此卷亦可元也講
云言道言法何口不弘範于世而独其齋戒神明之德有冥會者
此不但準繩依之即或尋聲而泥其旨守道而失其傳犹不敢也
盖悅諸心而轉堯其惕諸慮也是訓是行何人不被服其教而独
其戰兢惕勵之衷有默迎者此豈直師保臨之即可托以文其身
附以伸其說犹不敢也蓋即之愈親而堯其愈尊也首二句道法
弘範是一層意思齋戒神明二句是第二層不但準繩一句是第

三層即或尋常三句是第四層末句是第五層如登百仞浮屠一級高于一級又如曲澗流泉一轉一摺波瀾紫沍悠然可愛接下云細以窺其畏之端則一念從遠與聖言若對證而照故點其浮念而密攝真元惟恐以弗畏而入于可畏究而惟其畏之尽則万筦變化與聖言常不券而符惟得其真元而妙理自合雖不着畏之意而尤見用畏之精語新清似對不對參差映帶便成佳境昔文典可畫竹先有成竹在胸中然後斧筆一揮而就足以色相完具生意宛然今登竹者逐節假轉旋生枝葉縱點綴極工而氣脉不貫故作文先須識篇法凡遇題目輒注想其通篇大槩如何而起如何而承如何而轉如何而合使始末相涵開闔相應輕重

疾徐各中其度如今年許儼王衡首作篇法極高故備錄之時文
 版法即古文之章法也亦有起承轉合脈絡相貫轉展入深絲理
 秩然而變化無際如前所錄商國祚第三第四比一股而有五轉
 從粗入微雅有法度又如第十名曹珍三四比云聖人不滯已為
 救世之言其言近則與人心出入之途毫無假借試檢此耳目
 遊息時其於誦讀之說所脗合者幾何事所出入而不及合者幾
 何事真一本念皆誤而又無地自容者何樂焉聖人不得已為
 明道之言其言廣則與人生常行之途毫無遺漏試自察其形
 神發明時其於經傳之說所體會者是為何言所遺漏而未尽會
 者又為何言真一率事即差而又無處解釋者何翼焉首二句

是起次二句是承次四句是轉末二句是合條理分明又以人生
常行之途對人心出入之途以形神發用對耳目遊息皆有意思
且不言畏而曲寫畏字之意最為警切第五六比云不必對圖史
以見聖人蓋以吾心自叅自驗必有耿々而不能昧此圖史者
承渭性好一點是若以我對聖人而衮鉞之嚴乃自我心出矣不
擬題意便必就聖人以覓箴視蓋以吾身自揣自反當有炯々而不能欺此
箴視者是若以聖人臨我而羨懔之見又從吾身起矣題說畏聖
人之言文說不畏聖而自畏此是用意描弄處先說以吾心自驗
後說衮鉞之嚴乃自吾心出矣呼應有情聯絡有法妙騁心机隨
方合節周士顯講云聖人作者也先天而作不朽自有精意誦其

詩讀其書默自體驗言語文字之表吾平生所理會者幾語而稍有出入凜々惧不得為聖人徒也君子述者也後天而述尚論自有律度規其象玩其詞默自檢點章句記誦之外吾生平所學習者何得而稍有離合兢々惧不得與聖人游也不彫不琢散々駕來而法度森如自然合轍王繼美云虛其言既有所不敢而体其言又有所未能惟不敢与不能之心合故激而成畏而一念之欽仰直欲進之寤寐焚牆之思薰而師之或限于力擇而取之又歎于心惟一心一力之相叅合而成畏而此衷之嚴翼直欲會之言語文字之外凡章法雙起者最怕懶散此股第五句承得緊而未句以有意味重起而輕收飄々然有飛奔之勢十七名講云微言

之性情心術通帝載之淵源此誰非言我所自有者夫我所自有
聖人言焉冀我之昭合之而烏知不或違之也夫遠于聖言天之
所以与我者謂何而用是日廩々矣顯言之貌言視聽涵於穆之
真宰此誰非言我所當為者夫我所當為聖人言焉異吾之深体
之而烏知不偶悖之也一悖于聖言吾之所以事天者謂何而用
是日兢々矣通帝載涵於穆大意只承天命說來而妙處全在言
吾所自有言吾所當為約入吾身便成妙境其股法則有條而不
紊惟其言通帝載故為吾所自有惟吾所自有故當昭合而不違
惟不當違而偶違之故廩々而悞澁源而流繁々相承並不走作
法之中有句法焉句法欲雄健不欲軟弱欲高古不欲卑瑣欲

淵亮不欲重滯欲頓挫不欲直致句法之中有字法焉字法欲新
又欲穩欲確又欲雅欲秀又欲平大抵篇法如良工築室規矩一
定門戶任開摠要前後貫串廟廡翼然章法如百尺之錦絲縷相
承綺繚錯落句法如千鈞之弩字法如百鍊之金要專習之久疑
會之深如釋子參禪忽然大悟桶底一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作文不患無意患在無以運之題說是聖人之言蕭子泰却泯无
言說起其詞云聖人相授惟此一心其不可宣洩者為天地未開
之精蘊終日言未嘗言深于言矣其不可磨滅者為人心自有之
文章有所言有所不言妙於言矣從無言說起是其用意處文若
太直則無味故須如此曹珍起云君子曰吾意猶可以自安而決

難容於聖人之言則有不敢不畏者吾意苟不可以自安而愈難容于聖人之言則尤有不敢不畏者創意極新平中一突十七名起云碩言雖無畏之形而佩服無忘即神明之將奉畏非汎言而起而方寸有主養彞訓之恒尊意在詞中理出詞外繳語如周士顯云蓋擬諸聖而後言猶屬意見危平易傾得意因以會聖人之言此精神之極也守其說而不變猶屬糟粕繼往開來得言因以傳聖人之心此憂勤之衷也句句用意比他人更深一步陳勲云聖人之意不及言々出而天下以為措有貴于言者也心之精神即為聖惟畏則無之而非是此深於契聖言者也以深思致至理周士瞻云信乎文章闡性命之精聖人之言原自聖心之真畏而

俱在親聞之外君子之畏愈以聖心之真可畏而生用意入微發揮甚透

文有定品必有定價世之談文者曰神品曰妙品曰工品曰能品各隨其力之所至而辨之至于稱量高下剖斤錙銖則文有可元者有可魁者有可中者有必不可中者若燭照數計而筮告靡毫髮爽也雖頭腦冬烘眼迷五色間一有焉而大致則靡忒矣我朝文字自三楊專重歐文以溫潤典雅為臺閣體即今荆川先師所緝文編乃翰院傳習之書若序若記若碑銘之屬各取歐文數篇居首蓋欲學者熟之為骨然後遍考諸柳蘇王之文以尽其變故自古魯元雖豈約異態朴豔殊轍摠之皆醇粹和平正大爾雅如

端人正士垂紳正笏而立于廟堂之上又如宿儒講客雍容理窟
刻盈逼真而咳唾皆成珠玉絕無崎嶇乖僻之狀然文字有元之
格有元之識有元之意有元之詞有元之氣一一辨明然後可以
取法而入教試以近科評之如穆文王一節論格則先引詩釋
意次述五段後提繳大旨此常體也今碩起元起便做六比不用
一字過文渾融渾下及三段叙畢徑入小束即繳即結並無繁語
此場屋四千人內必无一人同格者也論識則此題君臣五句不
是釋詩乃從詩之緝熙敬止而說其實詣故諸卷皆述詩詞独碩
手起講下並不演詩但云語聖心莫穷其量緝熙者其不已之神
乎語聖德悉合于天敬止者其不動之極乎以已意同詩語發揮

最為有見論意則本題全重止字而其源則自緝熙与敬來故首
二比先從緝熙說到敬止次二比從敬說到止後二比又用一故
字另作止字二比發揮透徹何人可到論詞如天寧于極理歸于
宗皆不經人道語至勞民忘其燬嚴主審其威苛語刺心令人
擊節論氣則春融典暢起伏疾徐各中其度元作何疑仁者其言
也認全本題因有問答故作者俱用過文歟湯賓尹入股平做渾
融合縫場中絕稀格已出衆矣論識与意則又出人意表司馬牛
蓋原不及顏淵仲弓故夫子不言仁而但言仁者仁者心術行誼
亦未易談姑與論仁者之言味者不察多謂認言一句便是仁而
不知夫子實未嘗与之談仁也湯起云夫子不悉其所以為仁而

第直指曰其言也詎不悉一句深得本題三昧字々該圖詠言既非答仁便不當深做故湯只輕々通過若舍下存心畢力發揮則司馬牛亦不消疑矣依註心常存故事不苟則為難頭上當補存心然善文者可尊經而畧註不可因註而改經湯講云議論与躬行無兩操而仁者動自收斂有無鉅無細念常恐其莫勝者彼直懷廩々之思而雖欲妄置一說惡可得焉操行与持論無兩衷而仁者深自退藏即万幸亦當時恐其或踈者披直抱慄々之慮而雖欲輕發一語惡可得焉竟体本文發揮並不依經纏繞且為之難亦非事不苟之謂為即是心去為難即是心常慎重故十八魁中並無一人將存心另講者然依經解義則介元尤為撒脫又此

二比豁意鑄詞句。不合掌後收二比六字。雅練真元作也。壬辰知及之全吳勲之作直誕予丁丑何如斯可謂之士三節流出不但格局相同。燕六氣脈畢肖。此非有心模擬也。吳因之李文于顧元玉。元玉李文于鄙人。師友淵源。謬相珍重。涵濡既熟。矢口相符。試閱其庸孟二義。其風度皆與首作一律。即此可以覘其所養之深矣。大抵李文如李射。須先擇前輩好文數首。以為法程。貴精不貴多。貴專不貴泛。譬如李射。不先定標準。即終日執弓。何由中的。又須枕藉之。沉酣熟讀。使神與偕來。便可奪胎換骨而陶鑄成家。若待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去。已落第二義矣。黃葵陽充獨憂之七句文字。和粹冲夷。春容典雅。其血脉澁昆湖。先師使禹治之。

一節墨卷來馮開之丁丑未進場時目之玩此一篇文字藏之袖中晏暮披緹寢食不廢故場中七作其風度悉与此篇相肖此便是李文樣子顧元玉從予遊只揀予丁丑墨卷及窓下大執聖人之道四節文字朝夕尋玩語予曰執此以往會元可必矣哲人蚤世音響若存嗟々安得虛心定志如元玉而与之論藝哉開丁丑墨卷

子貢問曰何如

三節

門人顧魯璘元玉父評此題只重行已有耻一句下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乃子貢所長不重也然不曰有敬有義而曰有耻最有深意子貢是通達有為者夫子不欲其通而欲其守不欲其達而欲其塞不望其有為而望其不為故教以有耻者乃不為不欲

之真心作此發得極透而通章大意更亮瑩徹蓋稱孝稱弟必備
必果皆是行已邊事皆就子貢之所不能者而教之也論士之品
則愈下論子貢身上則愈難此是夫子善陶鑄處若曰聖人有所
不滿焉則悞矣先生圓悟入微而充養完粹流于既溢發于自然
故有透徹之見而運之以冲夷有銳精之思而出之以雅澹琢磨
精巧如良工製美玉而絕無彫刻之痕文勢順利如老驥騁長途
而絕無奔逸之態我朝會試六十餘科未嘗見此文字海內傳
誦者翕然皆慕其文之工而其所以工處則或未能盡解也二三
十年後時藝愈造愈工始信此文難得耳蓋天生神物斷然不磨
而奇珍在世久當自顯余領先生之教不止于文而此文則登墓

尋繹愈玩愈精若庚辰之作則如神龍行空倏忽方變而輕雷驟
兩激滿八絃癸未之作則如祖師接衆語々當机而一唱卒言五
千退疾余皆謹錄而崇奉之蓋先生三科硃卷會元變態備尽其
中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矣虚心潛玩而有不畢肖其文者
非夫也肖其文而有不發元者乎我輩勉之

觀聖人歷告賢者而士之品尽之矣夫德可過而才不可過也是
故士品有三而摠之立本為重焉且士不患設施之未裕而患涵
養之未宏養盛而隆施則作用皆為至德有本而無用則篤實亦
可維風此論士者所必稽焉而於子貢尤切也故夫子因其問士
而告之曰所謂士者豈徒以其材耶必提躬完愧怍之性而收歛

至純由是出而專對他邦即以其正已者而善交鄰之節內省全
羞惡之良而纖毫不苟由是便而傳宣君命即以其守身者而彰
華國之猷於已也有此于君也不辱庶可言士矣斯士也不必於
親長間稽實德而明體適用是能以其性起經綸者也不必于言
行間覲操持而立本運謀是能以其體為措注者也夫子所以教
賜者六微矣賜不察而求其次夫子則以德行為本才猷為末而
舉稱孝稱弟者示之身未出于庭闈而倫叙之愷可以觀德矣賜
又不察而求其次夫子則以撝節為重運用為輕而率言行硤
者示之事不出于庸修而小人之志可以觀貞矣夫孝弟非他也
是六行已之大端也大人之經濟原不出赤子之知能而順德在

躬隱然負四方之望言行非他也是六行已之一節也達士之運
謀總不離一念之堅確而樞机既慎闇然抱君子之光蓋徒守其
空虛無周之体固為遺世而病心專事于才華通達之圖六且以
文而瀉矣此士之所以貴立本也而今之從政者卑乎無足議矣
四之為人也 一節

道之不明其弊不在知愚而在賢不肖分明是以能行為明而不
以知為明也傳言顏子蓋真知之六得題意蓋凡知不能行者皆
知之不真者也此作先將顏子一貫工夫提得明白後面皆從知
行合一處模寫句句逼真字字透骨

大賢以能行為明而於道也深矣蓋道必知之真而後能守也不

求明于知而求明于行庶幾乎夫子以是稱顏子也意曰世未有
真知而患其不能守者未有真得而患其或失者碩道之擇也惟
人而人之聰明難罄其守也者惟人而人之心力難純惟四之為
人也從知起行而不敢認見聞為實際其擇也有一徹求徹之真
景而大悟之後終身不迷者也因行葆慧而必敬以實詣為真修
其守也有隨時保任之實功而體驗之精本真愈朗者也融善之
絕則拆至德于毫芒而直探其一原之理以心悟之者以心守之
而有欲罷而不能者焉凝善之體則玩神明于本性而直窺其一
貫之宗以神契之者以神存之而有請事而不情者焉得而曰
善則繼成性以出而知識無所系也以其知識之不系者而時保

未性中之養則灵竈之內炯々常惺而百感紛紜靡匪清寧之路
遇理境則忘理以觀妙也法事境則因事以冥心也恭々乎常佩
服于膺前而始終靡間矣善而曰一則從本原以出而二三無所
雜也以其二三之不雜者而時歷夫悟後之修則方寸之間惺々
有主而萬端攻取難擺常定之神于道念則久照而愈精也於習
念則有竒而即化也拳々乎常奉持于胃次而久暫無違矣方其
擇善而有得也非有理從外入也情識尽融天真乃見而以吾本
来自有之理呈于一旦豁然之間毫髮無增何緣有得特擬其尔
惺若有得耳及其守善而不失也非有物常在膺也纖毫有著全
体皆迷而以吾空洞無物之心守吾本來常養之体本未嘗得何

緣有失特擬其惟一若無失耳以其發軔之明通而預覩乎終身
經歷之準以其隨事之體驗而適完其一念擇識之初四之為人
道其明矣

我亦欲正人心 一節

人心不正皆由邪說之橫行故欲正人心湏息邪說而欲息邪說
又湏距跛行放淫詞本題道理原是如此分三項乎說者非書旨
也此作極淨肯綮格既平正意度精瑩而春容典麗大雅和平語
語刺心可稱不朽

大賢欲以道援天下而自托于言焉夫異端之惑人心聖人所不
容也大賢欲以道闢之多言奚病哉孟子告公都子至此意曰聖

賢之在時也在上者立功在下者立言功之益在世道言之益在人心均所以奉天開治也若禹周公孔子可觀已我將何為哉正以道在人心萬古不息而所以惑之者邪說也邪說之行盈于天下而所以鼓之者說行與梁辯也我欲本斯民固有之道以拯其既溺之良心而即人心所惑之端以遏其方興之異論邪說本虛而說行則見之實事矣吾立言以距之而往聖濟時之畧將以此而紹其統焉邪說為而淫詞則溢于聽聞矣吾昌言以放之而先聖救時之功將以此而續其緒焉上之無桀亂夏匹之推稟明命于天子而獨以空言回一代之橫流予豈好為是諱哉揚墨之道不息則不特無父無君同于春秋之弑逆而洪水猛獸之害

皆將萃于人心矣雖欲不嚴其詞不可得也下之無正名定分之
典托南面于遺絰而独以緒論明百王之大法予豈好為是喋々
哉孔子之道不著則不特知我罪我負其筆削之初心而大禹周
公之道皆將絕于橫議矣雖欲不闢其邪不可得也蓋在三聖也
禹之後有周々之後有孔奉天心而以治易乱皆不得已而建輔
世之弘猷在我也由孔而承周由周而承禹体聖意而用夏曆夷
公不得已而著救時之蟄議懼其生于心而害于事則不得不為
事辨之懼其發于事而害于政則不得不為政辨之而莫非有所
好矣外人之称殆未諒予心矣乎

文字有真有假真者聞之性灵假者拾之口吻真者發之厚莽假

者競于筆端真者見理精深假者措詞秀麗真者透入題隨假者
見在皮膚元魁易得真假難分透得此關則眉目相肖之中而神
情天地懸隔矣然假者隨時泯滅真者久而愈光予謂吾師之文
久當大顯以其真耳

歷科會元之文輕逸雅澹頓挫悠揚無如甲辰使禹治之一節鏐
意肖題精工奇絕無如壬戌事君能致其身格清氣平冠冕典雅
無如辛未生財有大道一節今吾師之文有使禹治之之輕雅而
說理則過之有事君能致其身之精工而和平則過之有生財有
大道之正大而精細則過之故謂從來會元無此文字非浪說也
文字不難于奇而難于平不難于工而難于拙不難于濃而難于

淡然平頂澁奇而來拙頃從工而出濃澆澁淡而生乃為正脉故
作奇者初時當穷神極想窺深入微及琢磨既久漸近自然人力
近融天巧乃見使泰山華嶽不碍流水行雲海錯珍羞恍若太羹
玄酒令人初誦之若平々無奇再尋之漸覺雋永三復之則擊楫
服膺傍徨追賞此千古作文之法也如辛丑元魁中庸之作讀之
似澁平々而玩之皆有古趣許櫛之格甚奇先將庸字起二比次
重講庸字輕拖行謹又從行謹緊接不足有餘蓋行謹工夫全在
不足有餘工故前面不宜重講末又將行謹意重發渾以繳足前
意其講行謹云凡德皆德耳独是得也命之為性智愚莫不同稟
脩之為教古今在其範圍蓋庸德實聖德也而吾烏可不行凡言

皆言耳。獨是言也。矢口即是。夫婦可以共知。祇性而譚聖哲。更無
高論。蓋庸言實至言也。而烏可不謹。不實講行字。謹字而但從庸
字上描寫其當行當謹之意。最為得法。本房批此二比云。至字佳。
按此皆聖人所未能者。故須講得入細。此至字從中庸其至矣乎。
至字說來。便見鮮能之意。次二比云。行之而不足。非不足也。皆起
于厭其庸而有玩愒心。又以言之有餘而益成其不足也。行僅如
斯而已乎。吾業已行之矣。而不足。敢不勉欤。謹之而有餘。非有餘
也。皆起于忽其庸而有恣肆心。又以行之不足而益成其有餘也。
謹但如斯而已乎。吾業已謹之矣。而有餘可或尽歟。從行字說到
勉從謹字說到。不盡句。相粘從容不迫。甚有法度。本房批云。悠。

揚曲盡讀者須想其悠揚之趣繳云蓋行雖有時而當謹然斤以外則宜戒庸以內則宜勉之始成其為庸不然則半途之廢耳言本無時而可易故庸以外則宜閑庸以內亦宜慎之始成其為庸不然則尚口之劣耳行本慎其不足而曰有時當謹則言亦行也言本慎其有餘而曰無時可易則言亦行也二比重發行字謹字始收得本文意盡王衡先將行謹及有餘不足意一齊羅起後却以意斡旋縱橫出入矯矯不羈本房批云是何等識見是何等格局今看來此格實勝會元正講云是其迹易踐也其事易循也惟深而察之名實相合之符意象不交之地柔情情氣多有果而弛者而後知行之易於不足也是其數易知也其名易謹也惟

細而勘之心口相符之時人已互責之際驕心浮氣多有乘而溢者而後知言之易于有餘也深而察之細而勘之皆進一步法也文字若只在皮膚工誦無以動人故須深求一步又云竹以庸為標常進而起之僅求以如其德而止而其功已百倍矣言以庸為繩常退而守之僅求以如其行而止而其口已三緘矣末句收得有味便躍然動人恨如其行一句犯下碩行繳云蓋釋此一尋常之道居言行先則日用之精神自各以其分受益受縮于日用之規矩而奇袤為之默化持此而不敢之心立言行主則參差之情識自各以其則隨張隨弛于參差之權度而偏倚為之尽消論同則調澁心剗皆是不經人道語論理則發揮精微題意朗然商

國祿講云欲使不足者至足而止求其赴必有不赴者矣此

惟知

鼓力量以為進修而有說毋怠直以有餘制不足也歆使有餘者

無餘而姑慎其出必有妄出者矣

云

此須此互講來方得肯落

汝禎起云必也行焉庸言證焉其原于天也為生人之大常也故
一措足莫能外一啓不能離也其竅于用也為現前之修持也故
德如行之必赴其途而言如鑰之必緘其局赴其途緘其局雖似
落迹成弘以前文字多有如此做者得此揔提格局甚寬冠冕氣
稟甚寬正大次講云行惟庸是泯性命中操為躬修則其量難滿
非若奇行之可以旦暮竟伎倆增也者言惟庸是泯性命中洩為
擬設則其神難守非若浮言之可以一忍制三緘勝也者此處順

請是常格今却反講使題意分明讀之朗望吳亮繳云蓋增修不
逮之德若見其多而勉之又勉僅成其為行而懿德之本体無
加何也庸故也寧留不尽之言若見其少而損之又損乃始成其
為謹而恒言之旨起無減何也庸故也庸故無有餘不足也增而
不多減而不可遂成一段議論末句單收是好則是後二比云孰
是行也而可不足乎夫既已行之敢復不勉何者不足在庸而靡
焉敝焉則是夫婦知能可虧而損也此向者半塗之弗已而寧不
進焉以企于庸也又孰是言也而容有餘乎夫改已謹之安敢復
尽何者有餘在庸而曠然蕩然一則是天地聖人可軼而上也此
吾隱怪之弗為而寧不約焉以合于庸也以夫婦知能屬行聖人

天地屬言於理未愜但借以發明有餘不足之意甚奇明暢所謂
雖蛇假合天地間自有此非道理周士顯後二比云非以言之有
餘視行々始不足當在庸德習見而習行之已自不足有必行之
德則有必勉之行倘待不足而更端始淬勵晚矣非以行之不足
視言々始有餘當在庸言習聞而習言之已自有餘有必謹之言
則無必盡之餘倘待有餘而更端始強閉晚矣文字必更進一步
方有意義此二比句々比他人深一層可式曹珍云顧事有矯々
見奇者一求之遂無不足而德惟庸也人情物理近在耳目之前
矣天下之難合孰有如耳目之前者乎諷有矯々見奇者一歛之
無復更餘而言惟庸也翕張談吐率屬日用之故矣天下之難持

孰有如自用之故者乎只就庸字上發一段議論較他人更究竟到可喜周瞻雲云奈何薄為庸德也而不行乎毋論離歧而趨將隨行隨困顧庸德何物而若此泄泄為奈何薄為庸也言而不謹乎毋叛常而擬將多言多累顧庸言何說而若此刻刻為此是奇而不平者然語新調新亦是可人主繼美云行者一趨之實踐未嘗以難心委之然知其難者即難也此句而不足恒目之矣謹者一守之拙訥未嘗以易心出之然慮其易者即易也而有餘恒因之矣此推深一步與諸公同法

凡文字直衍其詞不如曲寓其意許辨孟義通篇只模寫足王之意並不實諷而春容醞藉一洗俗套起二比云夫天下雖大惟心

則容不患不容第慮容之無其端而王有其端矣天下人雖愚惟
心則合不患不合第患合之無其倪而王有其倪矣只挑剔心字
而足王之意隱然言外更不指實次接云同此好生惡殺耳豈有
在此流行在彼壅闕者乎闕非自闕或有蔽之而明者自在也則
其明者可通也而蔽者亦可撤也同此貪生怖死耳豈有于此矜
全于彼慘刻者乎刻非自刻或有喪之而存者自若也則其存者
可充也而喪者亦可復也二比亦未明說王天下而發揮透徹昭
然可想如水中之花鏡中之月可玩不可執也次云吾意四境有
呼天向隅之聲四境聞之而王必不聞放膽不聞而無所感不可
謂此心之無乃其一感而即通也適以徵此心之有試反之赤子

有見之念當同此真体耳吾意間間有艰难疾苦之狀間間是之而王必不見不見而無所触是心本有而尚畏于無及其一触而即應也是心自無而即形于有即擴之先王不忍之政不過就此分量耳二比漸說到王慶尚不十分指切只以大意虛描寫玲瓏可愛末云惟王者能溥汪濊而範圍無外苟其有所及無所傷則範圍天地之氣象渾然一柵惟王者能神變通而曲成不遺苟其有所全無所廢則曲成万物之規模具靈襟誰謂是心也而不足王哉前二比汲赤子說到先王此二比俱承王者發揮題意始透通篇皆不實講末收一句云誰為是心也而不足王哉此與楊繼盛王勃然變乎色之作同格宜互參之

今之時藝相題下筆以今人之詞寫古人之意須相肖為美正如
顧凱之陸探微寫真不独肖形兼欲傳神乃為妙境王衡孟義自
出已見發揮經意不执皮膚独窺神髓真可為冠塲之作起云試
思以四境啼號之衆尚不足博吾王罪已之言魯是一物而介
乃尔也則此心非稿而不灵之心可知以全齐感額之民或不足
以易吾王鍾鼓之樂魯是一物之死而惻々乃尔也則此心非窒
而不通之心可知不彫不琢純發真意情是真情境為實境其旨
可以洞心其詞可以悅目神理俱到可式接云常灵則痛痒常相
關萬類所以呼而能奄叩而能應者恃此心也是容天蓋地之規
模也常通則昧絡常相關万氣所以分而能合渙而能萃者恃此

心也是胞民與物之推與也遺詞只平以而用意甚妥帖承上常
靈常通說來轉入在政事上去極有次第極有脈絡此等處便是
大方正脉最宜深玩次云政抑而惠施之犹未足以王人心莫神
于触偏觴而偏呈全触而全呈触而全呈隨萌孽即為本体而照
濡霑溉之澤待是而復足者耳家与而人給之犹未足以王人心
莫員于感偶應常感而常應隨端倪即為分量而氣心知之願皆
与是而俱足者耳發足字極透又作二比然後收云甚矣心之神
也細入無倪大至不可禦皆是物也彼士庶人者清明之氣固尚
能於斧斤戕伐之中培人心之雨露而君天下者生殺之机一轉
豈不能干天地剥落之後培宇宙之太和脫尽筌蹄独抒神理士

庶人等皆非本題所有而借賓形主返能逼真政如米氏父子作

人物花鳥不依形描畧但得真趣只畧施數筆而形像宛然

文字有反起而正承者有正起而反結者其变化固自不齊大抵

只要精采動人奇警觸目如商國祚東二比云蓋生機內稿則生

死之情與我常倍相隔

正結是

真心外蔽則一膜之外于我已不相

関而堂下行仁竟寰海內之隱情其境界昭然若觀此真周視匹

夫匹婦之情于乍見之頃而致王特易之耳精彩相授意態橫出

神光離合乍沉乍浮其妙處在意而不在象在情而不在法最利

場屋周師旦云蓋有所矜全者復有所遺漏者王不足乃王之心

固濬發于全体之倪而萬形停毓一足而俱足者也或傍注于此

旋鬱隔于波者王不足乃王之心固渾合于無垠之端而六合在
念有以足而成其足者也此六反起而正收者吳亮云保民而
王期于民編為德而德意之鼓鬯惟大見最真彼蠲貸而博施舍
之名噢咻而修拊循之令皆王道之迹也是心不遠所諸方寸之
中而足矣保民而王又極于民不知德而德澤之淳流惟無心最
普波要膏而于之以遠道惡声而動之以空言皆王道之偽也是
心非假所諸肫懇之精矣首四句正起中三句反講末二句又正
結此文之變体但得欄柄在手則縱橫如意繳云盖心之体隱而
莫窺世容有勉飾于形迹而未慊于真情者豈其內心之所動具
然是真純而謂惻怛之所流有其心而無其政也此必不然心之

机藏而欲露世客有偶存于夜氣而旋皓于旦昼者豈其外庭之所交曲全是怵惕而謂兇希之所存衆非著而獨反昏也此又不然通股皆是反講並不正講而題意反明一節莊子正言什一反言什九此須是眼界高文机熟而縱橫無碍者方能到此不然只如小兒之描未寫字模壁行步者耳

文貴真々則自能歷衆潘汝楨講云凡心從安排生者名為机心而是心非机心也触于無端始吾不能制其出運于無涯終亦不能禦其入所謂父母天下之度非于蓋一忍一物失所与不忍万物失所本自共念而生似有大小而實無偏全也何患不足矣凡心從矯襲來者名為私心而是心非私心也其萌有種孰迫之而

使顯其達有源又孰壅之而使隱所謂民物一体之量非乎蓋期
于一物得所与期乎萬物得所似有象寡而實無楚語也王有餘
矣衆人皆就皮膚上描畧而此独從神髓上發揮一段真意使讀
之者心肯意愜如虢國夫人本色既高淡掃蛾眉而三千粉黛相
頽失色作文但能闡發真境不患人不心服也

題中字眼湏要發得透徹乃能壓卷此題卷上皆挑剔足字独刘
是透徹其文云當是心之初亦然怵然而不斃其兆耳兆于何起
吾謂從胞与中特呈其倪也而豈不足以見王道之胚胎迨是心
之後乃發乍收而未續其端耳端于何竟吾意極覆載內不
密其藏也而豈不足以待王政之斟酌不但能發足以字而其用

意處直逼真境一見便知好手極利之文也周士顯云任一爰鍾
未必即是千太和然亦殺机也而王若有關于情迺知流離死亡
有隔向隅之九閭而曾莫覺其顏者非王心之初矣易一穀觶米
必即是培大和然此亦生机也而王若有動于真迺之田獵鍾鼓
有歛百姓之怨毒而莫肯易其命者非王心之初矣起處反挑足
字而寫意造詞復然出衆亦通是反講其法沈察復一不変塞墨
卷末王繼美講云是心也發于乍感乍應之間豈不甚矣然惟
乍則其感應最真而有真感真應之心則天下之精神命脉已握
樞于方寸之中蓋不越當時之一注念而已足為天下所往矣是
心也見于一事一物之際豈不甚矣微然惟微則其意念最實而

有是實意之端則天下之萬事萬物已司契于虛靈之內蓋不出當時之一措慮而已足為王之盛視矣亦發足字而告意淵微遂成絕唱近來文字用不得舊字眼一犯陳言便落塵境此作方寸之中虛靈之內詩句皆是腐爛說話然說理既高則舊字皆成新調如鍾離丹熟眼前銅鐵皆化為真金因此知文字只當練意只當說理不必拘于一句一字之間也

賈珍當是有李有莽之生其文篇之奇絕講云王者視疾痛籲號之衆無不解其困苦而各遂其欲是天下皆王者之氣所通也王今之有是心也動于一物而机括流行遍於衆物之身者已即初動昧此氣具存隱然有萌而必出之端焉王者視疴瘵癢痺之

屬無不暢其幽鬱而各还所命是天下皆王者之意所造也王之
有是心也起于一念而天机活潑貫于衆念之後者已即所触時
此意具在蒸々然有發而必暢之勢焉先說王字起歸在心字上
來直把題中精神命脉一齊發透而沉着痛快一醒塵目視彼在
在披葉上描寫者蓋天淵矣次二比云人心有所開必有所受而
所開者根于衆物造命之處則所受者亦即受天下衆造之命謂
堂下不忍一念即四方精欲摠會之區可矣人心有所用遂有所
合而所用者浚于衆生包孕之處則所合者亦即合天下包孕之
体謂堂下易羊一事即萬民命脉樞紐之地可也開受用合四季
浚世人所不道處創此意見而發揮透徹開合有情真佳作也

謂情新意貴切；而不新便入腐儒窠臼新而不切正如嬰孩說
夢大半成虛莊毓慶講云心溢于一見而不以一見止也顛連無
華之衆皆可博之以骸骸之視其竅足以待世之斟酌而不置于
施觸之堂下為之堂上心術寧有岐焉愛行于一物而不以一物
塞也疾痛呼號之儔皆可置之而死地之生其源足以裕王之施
濟而不壅于流全在一牛保浹四境本体作用寧有異焉句句新
字、切只此便時文之正宗